

1423

1424

斐然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劉璿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五

先公行狀

宋 胡寅 撰

先公直學士左司諫郎致仕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左太中大夫諡文定胡公行狀本
建州建安縣開耀鄉籍漢溫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
不仕父淵故任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

縣君贈令人公諱安國字康侯五世祖號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鷺子峯下釣魚自晦人莫知其所從來後世相傳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讀書為進士業時同縣有仙洲翁吳先生以六經教授中大往從之翁閱其所寫論語尚書終帙如一無差舛即妻以女是為公母令人公初能言令人試教以訓童蒙韻語數十字兩過能記大母余氏撫之曰兒必大吾門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家學歲時得一歸留

不過信宿日記數千言不復忘年十有五遊學信州一
日有為馬戲于學前者諸生百許人皆不告而出教授
歎人胡公行兩廡間聞誦書聲問為誰得公姓名延之
堂上詢所習業與所以不出咨嗟歎賞出紙筆佳硯為
贈益勉之曰當為大器越兩年與計偕既而報聞遂入
太學修懋德業不舍晝夜是時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
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
裁之才識高邁最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一日博士令

諸職長呈其文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繳
還差帖願列諸生自祭酒以下相與稱嘆曰是真可為
諸生表率者矣凡三試於禮部年二十有四中紹聖四
年進士第初殿試考官定公策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
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為首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
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策問大要崇復熙豐公推明大
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漸復
三代為對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讀之諦聽逾時稱善者

數四親擢公為第三臚傳至陛前俄有聖語宣問師何
人公對曰久處太學在廷者皆以為名對授常州軍事
判官改授江陵府觀察推官未赴如荆門納室道出江
陵帥臣監司一見合章奏乞除府學教授報可會學校
頽廢職事者十餘人以廩米為家欺公年尚少扞格頑
冒公再三鐫諭不悛乃按其蠹弊事盡屏之於是遠近
父兄喜遣子弟來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說
務明忠孝大端不貴文藝繕修宇舍繩度整立任滿除

太學錄謝絕請求無所假借蜀人劉觀越人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遊觀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人多為之遊說公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規矩不行奚以錄為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罰未幾遷博士足不躡權門期年用法改京秩至政事堂請外任蔡京色變密使張康國欲薦以館職不願就會新學法博士例除諸道提舉官擬公河北路公辭以南人不便於奉親執政曰祿厚莫如朔部者公終辭遂除湖北路陞對奏曰

學校所以養育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
於規矩之外有所恥而不為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
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徽宗皇
帝首肯之實崇寧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所
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
公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懲之常曰
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人材詢利病禮賢士
慎刺舉五年三月例罷學事司除通判成德軍八月所

罷司官仍舊時令人多病厭道途之勞留居荆門公以便養有請再章上未報會詔諸道學事官舉遺逸公得永州布衣鄧璋王繪應詔繪已老不願行公請命以一官風勸學者零陵縣主簿李良輔方以贓被劾乃逃竄訴於朝稱二人者黨人范純仁客而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特改良輔官與在京差遣命湖南憲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臣曾孝廣來唁公退語人曰胡康侯當患難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用例冊致餽公不受曾復

書曰前此無不受者當明載於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
獄不成罷憲使陳義夫命移北路迄無請託狀直除公
名勒停而曾及永守樂昭厚別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
特無怨而問勞不絕公問舍求田於漳水之濱治農桑
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間則專意經史及百家
之文家人忘其貧而親心適焉大觀四年良輔以他罪
抵法臺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政
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提舉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

寢高旁無伙助叱馭泝峽皆所甚難即乞侍養曰臣而
留令無所逃誅子若委親亦將安用得請滿二年未朝
忝丁令人憂公侍令人疾食不盡器衣不解帶居喪哀
毀營奉電窳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親荆楚風俗
素陋州里見公自致者如此然後知以慎終送死為重
公糲食逾年不能勝衣中大勉之力乃少進滋味以慰
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相薦名士十人九人
者已遷拜公赴召至京師卧疾知舊交來勸勉或稱廟

堂威怒以脅之公孫言而已所訪問惟醫藥居百餘日
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學事復召
對未受命中大捐館初中大常欲公及時報國榮家而
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公承志以道既不拂中大之嚴
訓且不失令人之素心及公赴闕辭未獲命也中大手
書促之歸無復曩時督責矣中大感疾且一年公奉事
節適如一日凡服餌禁戒中大必聽既免喪謂子弟曰
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致

其事築室塋山旁分置圖籍瞻省丘墳繙閱古今慕陶靖節為人誦心遠之章望雲倚杖臨水觀魚淡然無外營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辭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辭再除起居郎又辭時女真乘虛直擣京師為城下之盟公移書大諫楊公時曰按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是田本魯田也始失不書者不能保其土地人民為不君諱

也太原兵動天下藝祖太宗自將再駕而後入於版圖
河間中山北方重鎮猶鄭有虎牢虞虢有夏陽秦之潼
關蜀之劍閣吳之西陵也今聞割以遺敵不亦辱乎按
春秋齊侯侵蔡伐楚楚使請盟美而書來者荆楚暴橫
憑陵中國鄭在畿內數見侵暴齊侯伐而服之則自此
帖然矣此門庭之寇所當懲創不可已焉者也遠方犯
闕釋而不擊反與之和戾於聖人之訓不已大乎按春
秋鞏之戰齊師敗績遣國佐致賂請盟晉卻克欲以蕭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震怒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卻克懼反與之盟而不敢復也故聖
人特書曰及國佐盟以明國佐一怒折伏卻克示天下
後世忠臣義士以克敵制勝在於曲直不以強弱分勝
負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卻克之於齊四鎮
三關倘皆割棄豈特盡東其畝而已乎而城下結盟親
王出質不競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斷其髮携其夫人
以逆吳子聖人特削其爵而書其名者罪其不自強無